

時評

抗爭無底線 違法不歸路

反修例風波持續發酵，示威活動既是沒完沒了，抗爭手段更是愈來愈激、愈來愈危險。

警方日前拘捕了包括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在內共8人，理由是在相關工廈單位及公屋寓所搜出大量武器，當中包括煙霧彈、汽油彈等爆炸品，還有弓箭、鋼珠、墨球棒、大麻精油等；另外，還拘捕3人涉嫌煽惑他人公眾妨擾和欺詐，其中一人居然利用被「起底」警員的個人資料申請借錢。

不禁要問，時至今日，到底示威者的抗爭手段有底線嗎？

所謂「沒有暴徒」，眼睛雪亮的市民都清楚明白，這乃遠離事實、自欺欺人的口號罷了。事實上，示威者亦非「手無寸鐵」，市民對其自製及自

備攻擊性武器襲警傷人、毀壞物件早就司空見慣。更可怕的是，繼先後破獲藏有TATP烈性炸藥及其他爆炸品的武器庫，網上還有人發布仿製槍械及「強力激光炮」圖片，上周元朗示威活動中亦見氣槍，警方直言情況令人憂慮。

基本法確保了市民有遊行集會自由，不過，近期示威抗議的不斷升級，程度明顯超出法律以至道德的底線。終審法院早已清楚指出，若示威涉及暴力會被重判監禁，「公民抗命」不能作為求情理由，說明暴力抗議不容於法。法官判辭言猶在耳，但一些人置若罔聞，竟然視暴行為「義舉」，敬暴徒為「義士」。面對警方起獲的攻擊性武器，市民應該警醒。別忘記，在工廈、在住宅收藏爆炸品，或在大街上使用爆炸品，不單對警方構成嚴重安全威

脅，也可能傷害到鄰近的居民以至示威者本身。而更基本的是，難道為了政治抗爭、為了所謂「五大訴求」，就可無所不用其極、運用任何惡意手段，完全把法律甚而道德棄如敝屣？

政治若然凌駕一切，包括凌駕法治、凌駕道德，那麼，專業被政治凌駕也毫不意外。有公務員昨日舉行集會，要求政府回應示威者訴求，便無視了自己身為公僕的專業。眾所周知，公僕須保持政治中立，尤其不應以公僕身份發表政見，以免損害公眾對公務員的中立形象及信心。畢竟，公僕既是政府的員工，同時亦為人民的公僕，初衷乃是服務市民。舉例言之，難道有公立醫院的醫護，會因為受傷者的政治立場而拒絕醫治嗎？好像警務人員一般，市民也不會接受他們執法時受政治立場左右

的確，這就是專業，這就是專業人員的底線。為達政治目的，我們已見盡各式惡劣手段：由製造「假新聞」，到懷疑用大麻控制示威者，有人還透過「起底」所得的警員資料欺詐圖利，至於那些「遍地開花」抗爭和「不合作運動」，本質上亦既不民主（沒問市民）又不自由（阻礙市民）……究竟示威者真箇「違法『達義』」？抑或基本皆屬「違法『達義』」？多少惡行已假借政治之名！多少公義因盲目政治化掩蓋！

說到底，大家內心均肯定有條底線，也好應預早替自己劃條底線，而非一路被煽動文宣之類牽着鼻子走，不斷將自己的底線後移甚而抹去。由法治到道德，皆是不可逾越的底線，香港遊行集會須盡快回歸和平理性的底線。香港商報評論員 李明生

恢復秩序 莫再縱惡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參政議政



葉建明

在7月28日港島西區非法集結和暴力行動中，一批暴力分子設置路障，堵塞道路，以磚頭及削尖鐵枝等致命武器襲擊警務人員，並在現場縱火。經多次警告無效，警方當場拘捕49人。在徵詢律政司意見後，於30日起訴45人，其中44人控以暴動罪，另外一人控以藏有攻擊性武器。所有人於31日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暴力癱瘓香港

這是本次修例風波引發大規模暴力行動40多天後，警方首次對暴力者迅速控罪。同時也是自2016年旺角暴動案後，第二次有大批激進分子被同時拘捕並被起訴暴動罪，是香港回歸後最多人被控暴動罪的一次。香港社會期待警方通過嚴厲執法彰顯法治，遏制暴力升級，還香港一個平靜的社會。

香港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從立法會被衝擊，到各區遍地開花，每周如期而來的暴力一步步升級，令法治尊嚴蕩然無存。示威者甚至衝擊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並污損國徽，令「一國兩制」遭受嚴峻挑戰，香港的經濟民生也受到嚴重影響。除了影響市況外，一些人最近開始實施軟暴力「不合作運動」，癱瘓港鐵，阻撓港鐵為市民服務。一個多月的動蕩和暴力，越來越多的市民已經難以承受，怨聲載道，期待盡快恢復平靜的生活。

但是，暴力行動卻沒有任何收斂的跡象。社會上依然有人公然站在暴徒一邊支持暴力，美化施暴者，為他們撐腰。7月30日晚上，大批戴頭盔、口罩的極端分子聲稱要聲援被控者，在葵涌警署外非法聚集，他們堵塞警署大閘，佔據附近馬路，向警員投擲雜物，有五名警員懷疑被鎊水彈中受傷。在示威者中，依然不乏那些唯恐天下不亂的「尊貴的議員」。這表明，雖然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希望動蕩就此打住，暴力必須停止，但眼下還見不到曙光。

如果看示威者不斷變化的「訴求」，對暴力難以停止的絕望更會增加。從最初的反修例，到所謂五大訴求，進而到光復某地，到最新的「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表明他們反對的根本不是某一條政策，而是整個政府機器。如果僅僅是施暴者的「任性」，香港尚且有救，但一旦以「革命」作為目標，流血和持續動蕩將是不可避免。難道支持暴力的市民和那些議員，真的希望香港被摧毀？



示威者包圍葵涌警署。

一直以來，警方被束縛手腳，難以嚴正執法。在示威現場，某些立法會議員、某些記者或者是假冒記者，站在執法警察面前，阻擋警方執法。在輿論上，他們宣稱警察執法「過當」，是「黑警」，鼓動市民對抗警察。他們還卑鄙地起底警察的私隱，威脅其家人孩子，試圖從精神上打垮警察。而這一切的目的就是為了挑戰警方的執法權威，壓制和削弱警權。如今立法會已經癱瘓，政府施政也極度困難，作為最後防線的警權一旦被限制，必然就是暴力疊加暴力，無休無止的對抗，癱瘓整個香港。一旦出現擦槍走火，香港接下來的走向無法想像。

香港不能再縱惡

法治過去一直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礎，被稱為香港的核心價值。但在這次動蕩中，這個核心價值被損毀的程度難以估算。當警權受限，一些人就以違法無須付出代價，雖然有旺角暴亂梁天琦之流被判監的前車之鑒，但由於某些政治力量別有用心地將這些人美化成「義士」、「英雄」，令一些熱血而偏聽的青年衝到「前線」，變成施暴者，同時也成為暴力行動的「犧牲品」。畢竟法治最終不會缺席。法律的達摩克利斯劍始終就在那裏高懸。對守法的市民而言，它

是保護神，但對違法者來說，它就是一柄法律的利劍。如今，在經歷這麼多暴力事件後，警方終於果斷出手，檢控也及時跟進，希望那些無法無天者能夠收手，既是為他們自身的前途，也是為廣大市民和香港社會的穩定。

日前，在北京舉行的國務院港澳辦記者會上，港澳辦新聞發言人表示，中央政府堅定地支持香港警方、有關部門和司法機構依法懲治暴力違法行為，追究暴力犯罪者的刑事責任，盡快恢復社會正常秩序，保障市民人身和財產安全。發言人並提出三個希望：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旗幟鮮明地反對和抵制暴力；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堅決守護法治；希望香港社會盡快走出政治紛爭，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古語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這兩句話的意思是應該受到獎賞，卻不給予獎賞，這叫禁止好人做好事；應該受到刑罰，卻不給予懲處，那叫縱容壞人行惡。而有功勞不獎賞，有罪惡不懲治，就是唐堯、虞舜也不能教化天下，使天下安定。香港不能再縱惡。每一個真心熱愛香港的人，都需要站出來嚴厲譴責暴力，以滔滔民意支持警方依法使用警權，如此，我們的家園才能夠重歸平靜。

美國終於宣布從9月1日起對中國3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徵關稅。同樣值得注意者是美國國內就對華政策出現了新一輪爭議，情況頗不平常。

由交往接觸轉向圍堵

在鷹派主導下，美國遏華措施層出不窮，力度不斷增大，但這也衍生了反應：一是各受損利益集團反對關稅戰的聲音日多，迫使當局急於中國重啟談判。二是一些較理性的精英階層人士反駁鷹派論調。早前便有近百人聯名發聲明，指與中國為敵事與願違，呼籲不要把中國當成敵人並說成是一切邪惡之源，和對美國安全造成重大威脅。聲明主要由五人發起，包括麻省理工教授傅泰林、前駐華大使芮效儉、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史文、前代理助理國務卿董雲裳，及哈佛退休教授傅高義等。

但反華鷹派很快便作出回應，有130人聯署聲明呼籲特朗普對抗中國。這由前太平洋艦隊情報主管法內爾執筆，指中國採取了危及美國及其盟友的行動，反對現有國際秩序和推行擴張主義，是個好戰國家。聲明又認為40年來美國的對華接觸政策令美國安全被不斷削弱，因此不能繼續。此外，鷹派早於今年3月成立了「當前危險委員會」，專門應對所謂中國給自由世界帶來的「威脅」，乃仿效過去曾成立的反蘇聯間組織。其負責人Chet Nagle指40年前中國已向美國宣戰但美國卻不知不覺，還以為中國可成為美國在亞洲夥伴而幫助了中國。三位總統的助力尤大：一、尼克遜訪華結束了中國外交孤立。

二、老布殊在「六四」後派團訪北京，指不會封鎖中國。三、克林頓助中國加入世貿。因此今天不能再犯錯，特朗普必須全力打擊中國。其實Nagle還可加上第四位總統：與華建交的卡特。

類似上述的歷史觀近年在美國智庫界及學界頗為流行。基本論點之一「受騙論」，即美國在中國改革開放後助其發展，以為可把中國「美國化」，讓其走向美式民主政制及市場經濟體系，誰知卻培養出一個強勁對手，在實力上、國際影響上及體制上全面挑戰美國。西方又浮出「非自由資本主義」(Illiberal Capitalism)說法，用來標識中俄這類國家。更重要的是有輿論建議美國對華政策主調作重大轉變：由engagement(交往接觸)轉向containment(圍堵)。

反華思潮不斷加強

回顧美國對華政策歷史可更清楚了解當前美國的對華取態。尼克遜開拓了engagement時代，而小布殊則開始了向containment的轉變。但促成中美交往的尼克遜後來也似有後悔，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他去世前曾自問訪華之行究竟造成了什麼？在70年代訪華後他覺察中國潛力巨大，到90年代改革開放初見成效時便感到不安。在蘇聯瓦解後，90年代末段美國新保守主義智囊們便開始樹立以中國代替蘇聯為敵人的理念。當時民主黨的克林頓及繼任者艾爾以中國為戰略夥伴，但共和黨小布殊上台後國務卿賴斯則認為中國是戰略對手，採取了新保守主義的遏制政策，只因「9·11」才轉移了視線，最後仍推出「重返亞洲」政策啟動遏華策略。奧巴馬政府接力推行此策略，從此民主、共和兩黨的對華戰略分歧消失而走向一致。奧巴馬的最後一年任期還留下兩毒招：薩德在韓部署和促成南海國際仲裁。到特朗普上台遏華政策大升級，尤為重要的是2017年底的國安報告首次把中俄列為想取代美國的「修正主義國家」，取代反恐成為美國頭號敵人，由此反華成為國策。之後美中委員會報告每年都詳列打擊中國的具體措施。月前國務卿蓬佩奧更宣稱中國威脅超過俄國，扭轉了之前鷹派以俄為首以中為次的排序。

有部分美國人士認為，遏華思想並非美國政治主流，中國不少學者亦附和此說。但筆者對此不敢苟同，因為：一、如上述回顧所示，美國反華思潮及策略源遠流長，根深蒂固，不斷加強。二、反華是否政治主流只屬學術問題，但反華鷹派主導政府及國會乃不爭事實。白宮鷹派已在2017及2018兩度阻止了特朗普與華達成經貿協議，國會更是反華挺台議案頻出，不單妨礙特朗普對華妥協，還有遏華新招，如推出防止特朗普放寬對華的禁制，和禁買中國鐵路及電動車輛等議案。在這大形勢下，中美關係(包括經貿的)前景會怎樣？

中國外儲去美元將更趨明顯

子木

商報財評

8月2日，特朗普宣布將從9月1日開始，對中國3000億美元輸美商品加徵10%關稅。而之前，美方已經對中國2500億美元輸美商品徵收25%關稅。這意味着，中美貿易戰由局部擴展到全面，中美貿易將受到更大的衝擊。

中國勢必將被迫採取更多應對策略，其中就包括中國外匯儲備去美元將會更加明顯。

貿易戰衝擊中美貿易

去年7月開始，中美貿易戰就開始付諸實施，並反覆升級，影響面持續擴大。雙方的反覆談判、磋商並沒有多大的實際效果。

中美貿易戰沒有贏家，且已對中美貿易產生明顯衝擊。中國海關總署7月12日發布上半年中國進出口貿易資料，今年上半年，東盟已取代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交易夥伴。

中國海關資料顯示，上半年，中國對歐盟進出口總值為2.3萬億元，增長11.2%，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15.7%；中國對東盟進出口總值為1.98萬億元，增長10.5%，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13.5%。同期，中國對美國進出口總值為1.75萬億元，下降9%，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12%；中國對日本進出口總值為1.03萬億元，增長1.7%，佔中國進出口總值的7%。

按這個態勢，中美貿易額佔中國進出口貿易額的比例還將繼續走低，貿易戰加劇對中國進出口貿易總的影響力也將持續減弱。

中國對美現「雙減」

中美貿易戰衝擊之下，中美貿易額勢必持續萎縮，中方根據形勢正在作出一些調整。

貿易戰勢加劇「去美元」

中國外匯儲備去美元化的步伐，的確出乎不少機構的預料。此前，華爾街多數金融機構普遍預期中國外

匯儲備裏的美元資產佔比依然高達60%以上。究其原因，一是在次按危機爆發後，有一段時間人民幣匯率轉而「盯住」美元匯率，因此他們預期中國外管局會適度增加美元資產以確保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的「波動穩定性」；二是2008年以來美國經濟率先強勁復蘇，不排除中國外管局會加碼美元資產以分享美國經濟高增長紅利。但是，目前美元在中國外匯儲備中的佔比不僅會低於60%，更可能繼續下降到57%甚至更低。

而中美貿易戰繼續升級，勢必繼續加劇中國外匯儲備的去美元化。中國維持美國債應該是有其一定戰略考慮的。而中國為降低外匯儲備的匯率風險，去美元，轉而進行分散化投資自然就是首選。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持有國，2005年至2014年，中國外匯儲備的10年平均收益率為3.68%，中國外匯儲備實現了長期、穩健的經營收益，收益率在全球外匯儲備管理機構中處於較好水準。而這份成績單是去美元+多元化投資的結果，自然會更堅定中國外匯儲備去美元+多元化投資的信心。

中國外匯儲備呈現出去美元的趨向，更呈現分散化經營的特點。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外國債權人，截至5月底，中國持有價值1.11萬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隨着中國經濟貿易不斷發展，中國外匯儲備貨幣結構日趨多元，比全球外匯儲備的平均水平更加分散。這既符合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發展及國際支付要求，也與國際上外匯儲備貨幣結構的多元化趨勢相一致，有助於降低中國外匯儲備的匯率風險。